



箋注蒙求

下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

岡白駒箋註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列傳四十一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云石渠閣名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温雅服虔云寬有醞出便門師古云石渠閣名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温雅服虔云寬有醞西頭第一門師古云石渠閣名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温雅服虔云寬有醞南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云石渠閣名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温雅服虔云寬有醞齊潔不得入廟祠師古云石渠閣名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温雅服虔云寬有醞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久不當如是邪師古云石渠閣名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温雅服虔云寬有醞當如猛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

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懸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邳惲字君章

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至長安上書

莽大怒收繫詔獄詔獄解見于澤室犯齋注効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

即害之使迫臣脅令自告狂病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

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道蒼梧建武中

為上東城門候後漢百官志城門候比二千石掌維陽城帝嘗

出獵夜還惲拒關不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據百官志

同門下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樂于游田樂以萬

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

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惲再遷長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

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

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錄囚徒省錄之知情及還太守問

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

隸校尉謝承書曰謝承後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

賀時出行閉門造車造車匠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扇門

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

前漢張安世字孺少以父湯任為郎漢儀注二十石以

任為郎謂任子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云於尚精力於職

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

世識之識師古云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昭帝立為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

侯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

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七綈。師古云，七，黑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師古云，以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名大子。小字大子。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訾為郎。師古云，訾，與資通。以家財多，得拜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為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為郎。邛笮君長邛笮，西南夷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相如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云，導路也。蜀人以為

寵為榮。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師古云，尚，猶配也。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冉駹斯榆，皆西南夷也。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師古云，斥，開廣也。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通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張晏云，繻，符也。書，帛也。裂而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識其面。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纓，冠系也。師古云，羈，馬也。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

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曰辰蒙席

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蒙一束。暮卧朝收。

篇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環。周迴也。堵。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屈桑條為戶樞。而甕牖二室。牖。林注云。以破甕為牖。以

為塞。以濁衣。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正也。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中。紺色衣。表。白。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華冠緹履。華。冠。以華木皮為冠也。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逡。巡。卻退之貌。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篇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贖。以

也。皆取金於府。魯君。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贖之。不取金。府。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

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不取府金。一。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

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三十一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交趾

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文記也。詔賜羣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

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此贓穢之寶。誠不取拜。帝歎曰。清乎尚書

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為魯相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

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

吳世

三十四傳

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為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注云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遣茅容追及之能言者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注云顛仆維繫也以喻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詩小雅白駒篇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個儻大節個儻解見于當世高之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錮解禁卻說一枝法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于謝安高潔注

三十一傳

十九

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云：尸，主也。素，空也。尸位，不舉其事也。但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云：尚方，作供斬馬也。劍利，可以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云：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古師云：輯，與集同，謂補命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

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云：直哉子魚。汲黯好直諫，時人稱直。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玉莽令元后下詔罷歸。王莽害文，對策。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注云：軼，謂以頭止車輪也。王帝遂為止，以數切諫，失旨出。逸注：楚辭曰：軼止輪木也。為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斷馬鞅，所以止車也。題曰斷，是剛轉作綱。本傳不載剛李翰所取也，但不詳所出書耳。辨之綱，疑別有申屠綱者，故綱之云剛轉作綱，非別人也。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六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觀者傾都。拜太子洗馬。洗馬，解見于馬安四至注。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

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孟子金聲也。此以樂喻金鐘屬。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魏正始中竹林七賢遺風也。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平絕解見于玠嘗以人不及可以情恕。非故爾是不及也。其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彼來相干內省無至於此不亦宜乎。校故終身不見喜愠色。玠以敦豪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臣。求向建鄴。玠向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年二時謂被看殺。建鄴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北將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濯濯謂如洗也。嘗

被鶴氅裘涉雪而行。鶴折羽為衣也。孟祖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恭為性不弘。聞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自理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必有水。掘地一尺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岐嶷解見于荀勗音律注。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

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而為冲徵所辨理賴以濟者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事木像如生蘭婦誤以火燒母面燒之一說戲應時髮落如割即報說苑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他日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國史瑜作俞

陳逵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爽清快也晉陳逵字林道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鷓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擊下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矐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憚而去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行部吏慮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與通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誓願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文範先生。

龐儉斃金井

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雅則婦當作妻而夫配曰婦則妻亦得通稱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赤誌如半櫛大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光烈半封原武之反兄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末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

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列傳 士賈

平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譏賞察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青瑣內門也。制也。蓋充得賜。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察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外戚 傳

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齒。列也。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姬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終司徒長史。

勾踐投醪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將也。子發。楚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發朝夕芻黍。黍。梁。食。草。曰。芻。謂牛羊。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之。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一當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糲者。糗糲。乾飯也。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菽粒。子獨

芻豢黍粱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

之。

三卷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為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
祜鎮南夏石城，以西盡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
懷初附。吳人悅服，降者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
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
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欺人者？時以
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華元子反事見于宣十五年公羊傳抗每告其戍曰：「
我為暴，益彰彼之德於彼，無傷也。」我為暴，益彰彼之德於彼，無傷也。抗終大司馬荆州牧。

孔愉放龜

張顥墮鵲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字偉，丁

潭世康。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

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

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

印而印龜左顧。印龜，印鈕也。諸侯黃金印，素他三鑄如

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顥為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

擲之墮地，其鳥墮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圓石。顥令槌破之，

得一金印，石中得文曰：「忠孝侯印。」顥字智伯，常山人。漢靈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帝時為太尉。

魏志甲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
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
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勝任事也言年雖老猶壯也書喻未
聽豫善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
休是罪人也猶犯夜行禁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鄉祿薨豫
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
家常貧賈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
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
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
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潛居山澤結草為廬與諸生織席
自給少習韓詩歲荒四穀不升司空張敏司徒魯恭饋糧悉
救授諸生

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注云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拾橡實以自
資資給也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剽劫也
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武帝母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
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
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甯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
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
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
治師古云如鷹擊毛摯之擊奮毛羽後以廢格沮事弃市
前漢周陽由由父趙兼以淮南王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
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

傳

傳

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弄市

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二五十一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也博學有文章父收為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劔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容貌甚醜惡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委頓謂挫傷折壞也左氏傳曰叔向適鄭釀蔑惡釀蔑惡惡容貌醜然明欲觀叔向素聞叔向而善釀明發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釀明也其賢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杜注云賈國娶妻而美三年不言

年十八

不笑御以如臯杜注云為妻御之臯潔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言不可無之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明於天博物善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糜竺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朐縣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寄載求寄載於竺所乘車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

養

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請免婦
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
家遽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
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
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
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雞犬牛羊代人今世
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送劍

口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
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
雷煥妙達緯象緯象天文星象也乃夢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

列傳
六張
華付

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
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署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
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
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
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
樹耳事見于季札挂劍法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報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
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
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
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
浪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

八舉

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度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度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與於江左。

老萊班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脆。小爽也。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或為畫荆蘭衣。非是。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斑斕之衣。斑。雜也。斕。色也。出列女傳。今文無載。

傳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

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是時未冠。故云。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陶淵明曰。孝子傳。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温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柩

蔡順分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柩結實。柩。果名。見于前。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

三

帝時拜太保。

附 盤傳 九周 二十 列傳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家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每雷輒差車馬後舉孝廉不就不能遠離墳墓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十四 列傳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弋獵解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書內書二十一一篇今淮南子是也外書不傳又有中篇

八卷亦不傳

言神仙黃白之術

黃白金丹砂為金銀也煉

時武帝好藝文

以安屬為諸父

師古云安於天子叔父

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

之每為報書及賜

賜書也

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

師古云傳謂解

且受詔日食時上

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

事詳于本傳

傳 堯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

寢通作侵短而小醜惡曰寢

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

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閫皆著筆紙遇得

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

得讀及賦成

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

班固兩都張衡二京

以示皇甫謐

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張

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
機欲為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儂父
吳人謂儂中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
機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灑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

家釀釀作酒曰釀家釀所自釀酒言其能温克也温克也言雖醉猶能温

飲酒温温是也舊本惔作恢誤

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無事

治事以無為無事矣

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訓篇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

此蓋寓言也四極言不洽也裂言天不兼覆地不周載言天地陰陽火熾炎而

及者割據也熾炎行也言大旱火災也浩洋大水不滅水浩洋而不息貌言多雨洪水也皆陰陽逆氣所致

猛獸食顛民顛善鸞鳥攬老弱如堯洪水時禽於是女媧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正上下之倫鍊猶理也五色以取

喻五倫各色石以取義堅固不可易也輔相化育補天之

顛頊之故曰補天羅泌曰以女媧與益從漢呂后唐則天而

成其說耳俞琰曰女媧之名蓋從漢呂后唐則天而

蛇身人首有女神聖德代定義立一號女希氏初不著其為

非婦人也是必斷鼉足以立四極斷鼉足謂網絕其黨類也

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反賊之稱號如大風言紀綱新立也

灰以止淫水葦生於水故積聚其灰蒼天補四極正淫水

涸冀州平狡蟲死顛民生狡黠也蟲貪血生類之總名狡

謂叛賊也顛民對叛賊言猶

傳方

云良民也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即長房。以為縊死。遂葬之。長房立其傍。而長房隨入深山。形也。從仙翁。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眾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葛陂。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本傳曰。家人謂其乃發家。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瘡。眾疾。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題曰。縮地。注闕。神仙傳云。長房過壺公。有此事也。

季珪士首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羣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林琰從弟。少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晚成。琰獨以林為大器。終必遠至。遠至。高也。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三公也。後咸至鼎輔。鼎。謂三公也。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云。溺。讀曰尿。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梁內。

列傳二十

卷

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甲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甲肉祖。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言不足也。卒善遇之。為人

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云：舍，止也。言可而出於忠

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之。

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云：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

也。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所改，而雀球已稱字，國字不

重尤為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淹與奄通，大有餘也。累轉尚書散

騎常侍，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為三良既沒，

以玩有德望，名望，今德之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

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知言解見于

亮累世。玩自元帝時與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嘉性通雅

不以名位格物。抵格，謂誘納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

莫不蔭其德宇。縉，插也。士大夫插笏于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閭忠異之。

謂詡有良平之奇。張良，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

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勗，答曰：三公具

瞻所歸。詩曰：赫赫師不可用，非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

權笑之。文，帝以因前詡之對，太祖定其位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道，老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年二十餘，卒。何劭為其傳曰：弼字輔嗣，為尚書郎時，裴徽

為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微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

八卷十
傳附

卷十

列傳
七十四

列傳 五十四

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為吏部尚書。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載。未見古本世說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爽清快也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山濤稱爽太康中為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阿曲隅也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

卷三 十三

逸傳

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為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自巖後舉直言到公車。公車解見午羊祐識環注。託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

庾凱墮幘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為征西桓溫參軍。征西將軍桓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

列傳 六十八

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肉，歌也。答曰：漸近使之然。漸近，自然也。歌聲不假物。

列傳 庚峻 二十 傳附

晉書：庚數字子嵩，潁川鄢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為劉輿所構，附會以成罪，曰構。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間。間，隙也。言無隙之可議也。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數：數頽然已醉，憤隨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張華台圻

舊注引論語陰嬖讖曰：陰嬖，讖也。緯書名。庚子之且，金板剋書也。剋，刻也。刻

字，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禽，其文云云。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且，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

龍逢與紂同姓。王殺我，必見禽也。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曠，初未知名。著鷓鴣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默識，不言而存諸心也。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台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虐后，謂賈后。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監省，華之第舍及監省，中書監之署。數有妖怪。

列傳 六

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

少子避以中台星坊勸華遜位也。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候天命。卒之以忠正為趙主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戴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爨

扁鵲起號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頭。搖指之。動貌。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復。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株杏。數年有十萬餘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宜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

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齧死。家人知。送杏還人。知其偷。杏乃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送還。謝過。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知扁鵲非常人。素隱云。長桑君神人也。出其懷中藥。予之飲。承傳云。飲是以。上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問其病死狀。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厲磨也。針以取外。三陽五會。正義云。三陽謂少陽太陽陽明五也。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子豹亦扁鵲之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

服湯二旬而復故湯即齊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
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帶下婦人之疾過雒陽聞周人愛
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痺疾老人多患此入咸陽聞秦人愛小
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
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由扁鵲法史扁鵲傳索
隱云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温暖之氣入五分也八
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寇恂借一

何武去思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
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
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
拜潁川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

六列

六五列傳

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乎之耳恂對帝曰潁川
事蜀故狂狡乘間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
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恂竟
郡百姓遠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注云恂前為潁
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
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奉與常曰吾因士
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
時累進大司空為入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也獎勸為楚內
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
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
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諂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

常見思。後為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為宰衡陰誅不附己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遵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刑形古通。史記刑非。非子。曰。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以名責實。謂之刑名。刑名即形名也。故曰審刑名是也。而其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為強國所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此皆韓非子篇名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逸民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執與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名孟光。字

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北芒。莽地。顧覽帝

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崔嵬。高貌。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

兮噫。遼遼。廓也。言廣大也。肅宗聞而非之。以為非朝廷也。求鴻不得。乃易姓

名。耀。字疾光。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

下。廡。堂下。為一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舉案

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

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蔡琰辯琴

王粲覆棋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

列女

下卷

舊注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注云：邕以為偶得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一。上見于左傳襄二十九年。下見于襄十九年。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覆復也。碁者不信，以帋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覃盡思慮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為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闕筆，不能措手。

列傳 六十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河伯，河神也。常歲賦斂百姓，取娶婦，其餘錢，三老持歸，俗語不為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掾與祝巫共分持歸，俗語不為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奉拘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何久，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復投三老。河中，豹替筆磬折，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替筆磬折，正義云：替筆，謂以毛裝替，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

留客之久其狀審得也若皆罷去若汝也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注云貿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注云詭責也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注云人之所病若及利益之事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

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儒林傳

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崑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反風止風也題曰反火亦止火也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訥人鈍也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天象定者曰經動者曰緯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

列傳三十四

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本傳曰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注云賴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竄伏賣卜給食還

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注云繼母肱感凱風之孝即風凱風序云衛之淫風能安其室故美下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其凱風之七子自責以成其孝志此其所以感也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

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大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君之言而和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

亮陟隔坐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淵深也亮明也昨日仲將又來將之榮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懿美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

吳錄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寵待也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騰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晉書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諂事中宮中宮即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愍懷太子名通賈后即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愍懷太子名通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矯詔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已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即帝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

十七

位每朝會貂蟬盈坐貂蟬侍中之冠謂之金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言狗尾續貂尾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麾旗屬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錄猶取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扃如故並失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太子榮母栗姬太后心欲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故稱栗太子通志袁氏為姓胡公之後子孫有字伯爰者關說於帝以王父字為氏故又作爰關止也說去聲止之曰漢家法王怨盜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益疎

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嶽梁山有獻牛足上
出背上王惡之病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王
不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
是贊曰怙親亡厭牛禍告爵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
宦官秉權典執政或云政當作正本傳作政從之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
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括宦官七
年不調在御史七獻帝時為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竊學問能
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
閭巷上召尊為郡令新刻本刪落徐明稍遷益州刺史先

列傳 七十三

列傳 四十四

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
何數乘此險師古云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塞徼
也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
投沈白馬師古云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填金隄而水波稍却迴還吏
民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
民紀之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峭直 趙禹廉裾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刑名顯見于以文
學為太常掌故掌故事主錯為人峭直刻深師古云峭峻孝文
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

列傳 七十九

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云支郡在國之四邊者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云也。誠實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羣臣。錯議云羣臣不可信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前漢趙禹。繫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李廣成。見于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犯法不舉。告為中人。繼吏傳相監司。以法罪并連坐也。有盡自此始。為人廉。裾師古云。裾傲。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也。讀與偕同。知友賓客之請。師古云。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傳

亮遺巾幘

備失匕箸

宣帝本紀

晉書。諸葛亮帥眾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魏明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宣帝司馬懿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遠來久持。則銳兵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節。遺之者。辱其無丈夫之志也。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事食少。煩竟如其言。如帝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主王追焉。亮已死。儀喪而儀不敢偏於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計退走。

晉書

卷之十

三

卷二

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謗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童童，盛貌。或謂當出貴人。定云：此家必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合聚五采羽葆，為幢曰羽葆。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也。一震之威，乃本初表紹字。可至於此也。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列傳 六十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步兵，謂既入洛，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隱逸 傳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秫，黏粟也。稻，稷也。稻，不黏者，宜釀酒。曰：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之。

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素簡貴不私事上官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
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拳拳勤也即解印綬去縣乃賦
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言夏
月虛間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伏羲也
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琴節曰徽所以表發撫抑之處每朋酒
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題曰魏儲嘗與元城令吳
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南皮勝名文帝嘗與質同
游馬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微也彈棊間設終以博奕棊名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哀箏謂箏聲清也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

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暇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
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
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
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使
奴還報上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為第一召見容
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待詔解見千黃霸稍遷至丞
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
功業妻舉賢良師古云妻古屢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
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師古云閣者小門也東向
以別於掾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
脫粟而已故入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

其性意忌。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王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師古云。異母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穆生白生皆魯儒生。申公即作魯詩者。浮丘伯荀卿門人。秦時儒生。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為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云。鉗。以鐵束頸也。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云。忽。怠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

列傳
五十六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許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曹。性方峻。不接賓客。蕃性方峻。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中官。宦官也。

廣利泉涌

王霸冰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惡少年。謂

後主蒙求

卷之下

五十五

無行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貳師城大宛中城名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澌水解而流也令霸往視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欲阻據於水拒敵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云安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度堅護未畢歎騎而冰解軍皆渡唯數上謂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爲北海相時表曹方盛表注云操而融無所協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注云迄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爲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注云大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開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構成其罪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徙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

後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徙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

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
尚書令趙昌佞譎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曰
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云言請求者多齊通賓客對曰臣
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云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
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
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為漁陽太守捕
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
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注云狐奴縣名
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公
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

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
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
世注云捲握猶掌握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
已帝聞歎息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
時夏暴雨船狹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
過此胡威事見于胡威推錄注即啓用之今本無載見于古本世說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中復
為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
政事注云禮謀於長者始到行部到西河美稷注云美有稷縣名

列傳
二十

後漢書卷之...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及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及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復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列傳 五十二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為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注云：被，加也。為酒所加也。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汗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外戚傳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為霍光夫人，顯所毒崩。顯欲其小女使女醫淳于衍毒殺之。及元帝為太子，迺封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其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封延壽中子良娣為宣帝祖母也。史氏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云：進者，皇孫之名，以外家。武帝末，巫蠱事起。巫蠱事見于丙吉牛喘注。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為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

軍丹左將軍

列傳四十三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為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上尊酒，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韋謂韋賢也。父子至，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與眾共之。日義行者皆飲之。三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年有一人就飲出懷中石，一升與之。云種此玉，當生其中。又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北平。徐氏有女，徐氏，著姓也。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故計不可有戲云。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餘處亦皆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大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

列傳五十六

後漢書

卷之六

七

日千里王佐才也。一日千里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獻帝時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稜，疾惡。注云稜也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羣下不甚附之，反為卓將李傕所殺。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注云吝及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

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爾雅曰：側出也。汎泉正出，出於泉。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注：汪深廣也。六尺為步。澄之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閔字。世說：千作萬，渚作撓，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

戴淵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常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公才三公之才也。為人所仰曰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遊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假休也。輜重甚盛，載資糧什物，謂之輜。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

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與定交。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黜諫不從。子鮪字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其子從之。靈公弗為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時恒欲進賢而退不肖，及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為上卿，退彌子瑕，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單十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杜預曰：公子變為亂事，未得訖，君子謂子囊忠君，莫不忘增其名。諡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不穀侯王自稱，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善終，曰請為靈若厲。及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請諡之共。楚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注云：剛，縣名。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注云：西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及督郵去，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木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當行刑封。

獨十

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

永平末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擊

也。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

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

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

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

澗水澗水之源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

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

飛泉涌出李貳師將軍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

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

是令士且勿飲先和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

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

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

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

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列傳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云

稱弱但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

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徃視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師古云比近也言

也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矯託也便宜持

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見于前上賢

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

漢書卷之十

文法性倨少禮倨簡傲也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強則視之孟康曰側也丞相弘寡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史記煖作驩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

孟嘗君曰履齋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無所好也曰客何能

曰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左右食以草具草菜也居有頃倚柱彈其

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鋏與俱去也君聞食之比門下

客門下客饌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為

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

家君左右皆疾不知足君問煖有老母煖對曰使人給其食用無使

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記疏誰能為文收責於薛者文孟嘗君

名責讀曰煖署曰能也煖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

債者悉來合券券以木牘書之剖之為兩取者與者各收其一合以驗之以責賜民因

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君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宮中積珍

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所寡有者義耳竊為君

市義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

後君就國於薛齊王遣孟嘗君就國薛其采地也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

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駒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晉書何曾字穎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

武帝踐祚祚位也踐祚猶言即位也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

武帝踐祚猶言即位也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

及長無聲樂。譬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太官。主天子膳食。署。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猶言無可食者。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也。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仕吳。為黃門侍郎。與二陸同入洛。號三俊。二陸。陸機。陸雲。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督率。臨督。誅。叛黨者。非官名也。蓋臨時命之也。元帝時。終散

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父嬰為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飲食。一與文等。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燿光。不。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之。文相齊。湣王潛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於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稚珪蛙鳴

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守。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凭。坐也。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

九三列傳
孔珪
當注

十五列傳

八三列傳

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陳蕃庭宇蕪穢人問之答云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不翦草萊使蛙棲也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死不及此不及畢有慙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四十二

南史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為剡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大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為縣令顒初隱鍾山後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稚珪過鍾山草堂草堂顯嘗所隱居作北山移文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移文其詞有曰蕙悵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此形容草堂中無人葺以為悵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一二十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上且素賤人本卑者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布也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廉頗與秦王孰曰不若也不若秦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為避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云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崔浩云要

十九

列頸無悔也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魏相齊怒。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索隱云。簀。葦。葦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雎告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謁者王瞽。瞽知雎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睢微行。夜敝衣步。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賜之。雎取大車駟馬。賈言馬病車軸折。雎詢借主人具之。為賈御。入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御者。乃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

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擢。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罪一也。辱我於廁中。罪二也。更醉而溺罪三矣。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託囑也。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如淳云。材官。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也。罷朝坐府。

十三

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
第往師古云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
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乃釋之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
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
半道要之齎持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藍輦編
也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款愛後
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一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
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

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
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一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
叢中摘菊盈把而坐把握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
送酒也飲醉而歸

五十四傳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標高技也喻
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苴屨以為養苴草也苴屨皮雖篳門
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
相惔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為政清
整門無雜賓桓温嘗問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
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
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度玄

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

釋之結鞮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謂橋曰圯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制若裘也直墮其履謂古云也謂曰孺子下取履孺幼也良愕然欲歐之驚貌擊也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去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且日視其書且日聖也迺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

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省視也良以為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為留侯

列傳三十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此為騎郎如淳云漢制侍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述誓江

十七傳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
 衣裝買產業注云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
 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注云諸使者車皆朱既至
 京師常為都講揚震關西注于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為
 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交降果如其志果來使者
 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
 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三十傳

晉書祖述字士稚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
 避地淮泗元帝以為軍諮祭酒述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
 之志振舉救也遷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
 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大江者有如誓辭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淮陰起治

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述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

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

若喪考妣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天子以冊

冊贈王敦久懷逆亂畏述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六十二傳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
 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尚書有大小夏侯兼通五家穀
 梁之說注云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自為兒童常在
 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
 休賈長頭賈逵為大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同見
 說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左傳三十篇國永平中

永平中

列傳九十六

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注云。投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注云。浚縣名。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周都洛陽。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云。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

列傳九十三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張晏云。亢。喉也。拊。擊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云。適。讀曰。適。厚。秦遺之。彼必以為關氏。單于生子。必為太子。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國。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大父。稱也。此。外祖也。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於外戚人之家。取使敬往。結和親約。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壘數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

列傳九十三

子趙括將耳子趙括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又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盡坑殺之坑殺之其不知其加害也非真坑坑也若真為坑四十萬之眾寧束手就之乎蓋古有其法而謂之坑但屬兵家秘術後世不傳耳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震懼

蕭史鳳臺

宋宗雞窠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

數年一曰妻字弄玉弄玉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

鳳女祠離宮中雖宮中離宮秦時有簫聲

幽冥錄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其具愛養甚至常籠著窻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

馬援苦苴苴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為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與材

能通器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

而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云也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慎

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云不營產業車服鮮明故云爾

三四

十六

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佐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注云犀之有文彩也吳祐傳吳恢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後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佐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注云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注云季子謂札也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九十四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子徃整墅傳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就范氏責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晉汜毓敦睦九族青士號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西京雜記公孫弘為丞相故人齊高質從之貴為脫粟飯布被何其不能折契鍾庾契券也高裨紀歲我自有之弘大慙而檐惟交質左傳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斛四斗為鍾而檐惟交質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三十一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

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帶不。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間，為會稽蜀郡太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所判無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藉。注云：蘊藉，猶寬博也。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心思此而亦終不用。注云：雖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起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

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枹鼓拂鳴，市無偷盜。云枹，擊也。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也。專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云：便面，所以障面，故曰便面。亦曰屏面。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蘇林云：無音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閭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為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通簡，簡也。不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為掾，任達不拘。仲容青雲注：坐除名，取官囊，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

丁九

幼與折齒。鯢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為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康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端委禮也。使百寮準則。鯢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丘壑言道也。名利而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蠶

姜詩躍鯉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念恨。伺彥暫行。取蟻蠶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吳中書侍郎。吳平為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妻龐盛。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遺之。遺。逐去也。妻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且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二母。母與鄰母。赤眉散賊經詩里。馳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村落也。永平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陽令。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

傳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五十二

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誦。擊也。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暄。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岑公孝，南陽宗資主畫諾。公孝，字弘農。成瑨，字南陽。也。畫，署文書也。諾，諾所請也。凡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仲進皆字也。伯武，房植字也。仲進，周福字也。舊本宗誤作宋。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耕。

篇

七十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云：以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使使聘之，辭之，再請復，辭固請，使使者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太官，解見于何曾食萬法。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梠，負販。梠，與

負販也。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
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
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
者云苦渴無日。有生計而不能曠日。但急於成。故曰渴。遇言當以三餘。冬者

傳十

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
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
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九列。卿及魏大將軍鄧
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與吳本
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
宜可奔南。唯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
遂從周策。劉氏無虞。虞猶警也。一邦蒙賴。周之謀也。賴所恃時

晉文王為魏相國。文王。司馬昭也。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
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閻仰天

王凌呼廟

本紀

史記秦公子將閻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謀。囚於
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
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
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
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臣不能與此謀。奉書從事。奉。詔書。將
閻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
劍自殺。

傳二

魏志。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三年。凌旅

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

司馬仲達也自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上

面縛水次曰唯見其縛手於後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

苦自來邪山堂肆考曰折簡猶言半簡也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

魏畧云卿非肯即凌歸于京師道經貫達廟凌呼曰賈

逐折簡者故耳即凌歸于京師道經貫達廟凌呼曰賈

梁道字達方王凌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項地仰鵠而

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達為崇遂薨

二疏散金 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

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叔姪猶父子也朝廷以為榮後廣謂受曰吾

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

也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黃

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祖道

解見千表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

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

田宅廣曰吾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

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懸結箕踞見賈古師

云雖與推通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榻之髻其形如箕賈因說

佗利說其佗蹶然起謝賈然驚起貌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

裝直千金珠玉之寶其物質輕而價重可送亦千金蘇

林

注

求

云非囊中裝賈令位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太中
故曰亡送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囊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
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
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所死家得寶劍
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
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廷謂名
聲藉甚藉甚解見于王衍風鑒注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

禰衡一鶚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
對策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蒞事明理稱為神君
有子八人儉緼靖烹汪爽肅爽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

五十一

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
師爽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
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持史
急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
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
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

七十

後漢禰衡字正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
慢物遊潁川乃陰懷一刺刺名刺也解見既而無所之至
於刺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
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注云陳羣字長文對曰吾安能
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注云趙為盪寇衡
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注云魏志曰衡

貌耳故可中喪趙有腹唯善孔融揚脩常稱曰大兒孔文
大健獸肉故可監廚也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冠
而融四十遂與為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鷲鳥累百不如一
鶚注云鄒陽上書之鶚言也鶚大鵬也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
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
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子雲投閣

新序曰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也去行餐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曰死
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
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列傳
七十五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

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
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
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
獲封爵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恬於執利如
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
請師古云不須奏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
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死棻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
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
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解嘲云位極者宗
危自守者身全是
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侯芭常從雄居受太玄
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

恐後人用覆醬斝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列傳十一

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姿望。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當我應之。成。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皎厲。潔白。嚴正也。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沙汰。撰也。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襍。也。帛三幅。曰。肥衣也。包。寢具。而出也。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領袖。領見于。季彦領袖。注。及山濤薨。領司徒。

趙世家

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所辟府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竟無患。舒命震。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行馬。解見于。王覽友弟。注。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臯。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羊裘賤。狐裘貴。諺曰。千羊裘非一狐腋。腋最貴。諸大夫朝。徒聞唯唯。唯唯。敬不聞。周舍之鄂鄂。鄂鄂。正直。是以憂也。舊本鄂作諤。

無鹽如漆 姑射若冰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

曾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衛自乃拂拭短

禍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宜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

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為陳四殆其言曰今大王

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君國也西有

不附春秋四且山崩崩地不立不務眾子而務眾婦尊所好而

忽所恃一且山崩崩地不立不務眾子而務眾婦尊所好而

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於左右飾偽立於本朝諫

也賢者伏匿於山林飲酒沈湎以夜續畫女樂俳優縱橫

不得通入此三侯也禮內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

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也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

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

安

道遠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餅水沃廷沃灌也邾

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射姑邾大夫閻命執之邾

有潔疾見其不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

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謚旋小便廢墮也

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苛

煩細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

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

筆擲地躡壞之躡踐也壞毀也

載記

符朗皂白 易牙淄澠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

降晉加負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

得超然高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所由謂其會稽王
為設盛饌極江左精饈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
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
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
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人咸以為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易牙齊大夫善問呀
辨淄澠二水但嘗而知之也易牙齊桓公嬖
臣善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

灌嬰販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薄蠶具也許慎
云葦薄為曲所
以養蠶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服虔云能引
強弓弩官也高祖起勃
以中涓從攻戰中涓供官中
掃除之役者以功封絳侯勃為人木彊敦
厚師古云木
彊謂負朴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云
屬委也勃不好文學每

十

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
說上不以賓主之禮也趣為

十一

我語其推魯少文如此推謂樸鈍
如推也舊本薄作番非

十二

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云繒者
帛之總名以中涓從高祖及

十三

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

十四

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潁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十五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十六

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兄弟五人字皆有良
常字故稱五常良眉中

十七

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

十八

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十九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

二十

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厨庖厨也軍營
士有善釀者乃求

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居籍作白眼喜不擇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師古云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師古云幾近也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師古云有罪論決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師古云曹輩也眾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布之功常為諸軍最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引兵

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云間道微道也

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歸

漢封淮南王漢四年立布為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為漢王

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

漢王燒絕棧道棧道關道也險絕之處旁鑿山巖施版梁為閣道也以備諸侯盜兵

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

燒之也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鰾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錄采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

涕遺在役而亂作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
咽母豁然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
遠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髮編
被髮者所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
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
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
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丁母憂丁憂解見于艱辛在
幕下二客來弔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鶴飛冲天而
去冲上飛也

楚昭萍實 束皙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

舟人取之取之楚王王在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
孔子曰此萍實也萍水草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
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楚使以告魯大夫大
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
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
徙居因去疎之足足古作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遊
國學後為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
次第尋者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
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

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
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其文曰制令流而巳
地而祭唯四時設奠置吏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卒數人供給洒掃云云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
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云不拘常四方士上書言
得失自衛鬻者以千數師古云衛行賣朔上書曰臣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三冬冬三月
子冬日乃得學書言十五學擊劍師古云擊劍遙擊十六
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師古云非斬刺也十六
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
之教師古云鉦鼓所以為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
之言師古云可使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

列傳
三十一
五

編貝勇若孟賁師古云古捷若慶忌師古云王子慶忌也
駒馬追之廉若鮑叔師古云齊大夫也與信若尾生師古
不能及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信師古云令待詔公車待詔解見于黃霸政殊注師
師古云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詠調而已郭舍

世說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法即應
聲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豉配鹽幽赤也赤豆
其在釜底然其豆也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

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眉皓髮。眉雜白黑也。老者。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顯之後。肅宗時遷蜀郡太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夜作謂百工之事及紡績夜作之類。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因隱蔽火災遇

三十一

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襦短衣也。袴衣食不足。襦且無。有今乃至有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汜毓字孤

郝鑿吐哺

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字育。兄弟之子。孤如己之子。衣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晉書郝鑿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飯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幼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飯君。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於是獨往。食訖以飯

三十一

六十一

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於是獨往。食訖以飯

著兩頰邊還吐與一兒後並得存得存同過江邁至護軍翼剡縣令暨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苟弟轉酷 嚴母掃墓

晉書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兗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取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從母之子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扣頭請救不聽題曰弟轉酷言於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曰屠伯言殺人如屠兒之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文法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云飾文而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云總集流血數里河南號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師古云奏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云言多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云言待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師古

云、丁門之中、五二千石、故總云萬石、

洪喬擲水

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荀粲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

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撥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洪範曰。高明柔克。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

荀粲傳曰。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傅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

熟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世說惑溺篇

宗女愈謹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請問問外妻甚厚女宗之奴曰可以去矣長婦為奴蓋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婿娶有醮禮父醮歸而行合昏皆醮也皆但酌而無酬吾奴不教吾以居室者也語又云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吾奴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奴曰夫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專變為善哉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去亦宜乎婦人有七見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苦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穆伯季悼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歎文伯之名大夫稱主也當績懼于季孫之怒季孫康子也位尊而為大宗故懼于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季孫康子也位尊而為大宗故懼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昔聖王處民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制也辟功也又出魯語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貢獻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勃然盛氣色變貌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是皆蘊智能大丈夫豈蘊智能碌碌與燕

崔相隨乎碌碌猶鹿鹿言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

匹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

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

也避見害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

照作昭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

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為司

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典略曰琳作

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

所作翕然而起曰翕然起貌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

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

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翩翩高舉貌言出於

浩浩萬古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向千卷况搜神列異搜神記

齊諧述浩浩雜書浩浩言難可時復見錄且古人窮一經

明猶辭皓首哉新刻本妄加後世此甄擇恐難全備也

也

艾煩撫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本於莊徒欲強記洽聞終

恐唇腐齒落所以艾除繁冗採撫精華剽也如兀官兀

冀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

徐狀元補註蒙求卷下

明和四丁亥歲六月
寬政四壬子歲二月
天保三壬辰歲三月

平安書肆

出雲寺文治郎

風月莊左衛門

勝邑治右衛門

浪華書肆

北尾善七

橋本德兵衛

箋注蒙求跋

曩者岡千里著此書其解以簡要有益初
學梓既漫漶書肆風月堂再刊之乞余
校訂曰按落下曆數漢志之文不可解
蓋有脫誤以篇內下文推之宜言律容
一龠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積八十一寸則

一日之分也九章百七十一歲而小終九終
 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三終而復得甲子
 為曆元也此則義通姑錄之以質識者
 文政庚寅十月

膳所儒負

黑田善識



